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向註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未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

良曰贊亦論之通稱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日以鴻漸之翼

困於鷓鴣雀

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漸進也言鴻鳥能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此三人皆有大材

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鷓鴣雀小鳥喻俗人也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



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

致此位乎向曰公孫洪牧豕海上徵賢此對策擢第拜博士遷丞相卜式牧羊以家財助邊上拜中郎遷御史大夫

言昔屈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

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致千餘頭上

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

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

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

而歎息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及如前不能及也蒲輪微隱之車枚生枚

乘也主父偃上書闕下引見歎息曰何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以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群士慕響

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異人竝出卜式技於芻牧引羊擢於豎良田芻牧

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心計為侍中善曰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覆人子衛青奮於

奴僕日殫出於降虜翰曰衛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後擢為侍中是奮起於奴僕

也衛青者取母之姓也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上拜為馬監虜獲也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

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將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梅昆邪王殺之將其

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

已銑曰曩昔也傳說代胥靡板築躬王高宗求而得之以為相甯戚飯牛於齊門桓公見而用之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明已辭也

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

而疾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



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其孝謹也此二子皆以孝謹官至二千石質

旨則汲黯卜式

濟曰質正也旨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善曰

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

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天

下賢士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盡

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定令則趙禹張湯銑曰二人共定諸律

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文章則司馬遷相知

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文章則司馬遷相知

令又曰趙禹爨人至中大夫爨音郤

滑稽則東方朔枚皐也善曰楚辭曰突擲滑稽如脂如膏

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皐字少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媒黷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齊曰應對謂抗荅君上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

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落閣

良曰漢令此二人脩太初歷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上唐

巴郡落閣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閣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

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律都尉運籌則心計也善

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奉使則張騫

為協律都尉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將帥則衛青

蘇武節也善曰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受遺則霍光

霍去病也善曰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

金日磾濟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鈞弋

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曰臣不如光遂並受遺

詔輔少主也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

詔輔少主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

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良曰其餘謂諸道術

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修洪大也繼脩大業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謂脩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亦



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選擇也漢書武帝詔曰

也漢書武帝詔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

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

銑曰蕭望之脩齊書梁丘賀善易夏侯勝理尚書韋玄成

脩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竝以儒術進為著職也善曰漢書曰蕭望之脩齊詩事同縣后舍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脩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

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字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

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向曰王褒劉向以文章諫諍見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

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濟曰張安世為車騎將軍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為給事並有名稱善曰漢書曰

張安世字少儒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言西征賦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

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延

年張敞之屬

良曰黃霸為揚州刺史王成為膠東相鄭弘為淮陽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尹翁歸為東海相趙廣漢為京兆尹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張敞為京兆尹言此數人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善曰漢書

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

人皆當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

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

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

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

亦其次也

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

于今昇

銑曰何法盛晉書云于寶字今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晉紀論



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之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

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濟曰言帝王之興或以

尚書大傳曰文質相而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象也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求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

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

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美成而弗有光

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壹善本作民也翰曰鴻黃帝也世

也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

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

大人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

也銑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曰文德也外禪謂行殘殺以順大名

也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

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

命應天人也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

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

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善本有隨時之義大矣

哉良曰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古者敬

其事命善本命上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翰曰

千五百世



謂堯也事謂萬幾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豈人事乎其天意乎銑曰言終始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事邪乃天意也

### 晉紀摠論一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摠論矣

### 于令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等壽畫軍國嘉謀屢中良曰壽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

### 輿軫驅馳三世

翰曰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世謂文帝為

掾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

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

拔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

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向曰懷來畢盡也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爾乃

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

其事濟曰鄧艾為典農宣王見而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隙畢細貌州泰先任荆州刺史裴潛從事潛每使泰詣宣王由此

為宣王所知歷充豫二州刺史艾善武而泰善文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



曰此為宣王所知 故能西擒善本不孟達東舉公孫淵

歷充豫州刺史 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公孫淵為遼東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

而平之擒執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

署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

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夷曹爽外襲王陵翰曰夷滅也曹爽與宣王俱受遺詔輔政

族太尉王陵謀立楚王彪宣王舉兵襲於壽春陵乃西縛而降

曰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恣橫日甚高祖乃奏

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

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王非明帝親生且不

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間軍至而縛請降 神略獨斷征伐四

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武桓桓征

克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法言云湯武桓桓征伐西克四方

武桓桓征 善曰楊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

伐四克也 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向曰維持御使也群后

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善曰春秋孔演圖曰 歷拒諸葛亮節制之兵

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濟曰諸葛亮弱相也節制之兵

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 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

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

寒 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

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

善也 翰曰世宗景帝也宣王薨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太祖文帝也

世宗薨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繼業謂相繼以成帝業者也 善

曰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

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太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善本序世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銑曰玄夏侯玄豐李豐作亂景帝誅殺之夷三族欽文欽誕諸葛誕

此二君俱為亂欽則景帝將誅而奔吳誕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

善曰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

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築殺之玄

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

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

一千六百五



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授之斬誕首夷三族也也幾微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向曰潛謀交豐

先見也也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軌前也

烈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

前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遠鐘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

庸蜀地名善曰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

會白駱谷襲漢中漢書馬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直入

尚書曰及三關電掃劉禪入臣翰曰三關謂蜀有陽平關庸蜀人江關白水關也

也劉禪蜀王也入曰謂降也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蜀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關白水關此為三關

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王劉禪面縛輿輿觀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天符

作府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紀耿純說上曰天特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

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銑曰非常之禮謂加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善曰干寶晉紀曰

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公爵為王左氏傳了魚曰備物典策

嚴於伊尹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周公

伊尹也善曰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位善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善曰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位善

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

有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翰曰弛緩也斷決也善曰論語曰君

書曰寬而栗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善曰論語曰君詠思其新君也

斷猶決也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人人忘其勞說以



犯難人忘其死說 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向

之大民勸矣哉 聿猶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 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腹心不同

公卿異議 濟曰腹心謂近且也異議謂張華王 納 善本納上 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羊祜之策以善 善本善上 有從字 為眾 良曰征南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

人之所善 善曰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 家之盛疆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刻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嘗左氏傳

纒武子曰善約從眾夫善 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 善本排 非字

群議而杖王杜之決 翰曰咸寧武帝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荀 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

預之法 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 業淫且觀時運宏征代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 汎舟三峽介馬桂陽 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

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阻平 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也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

峽左氏傳曰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鞏齊侯不 役不二時江湖 候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

善本作 來同 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 謂並歸曹 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

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已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 月王濬鼓譟入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

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 同

域班正朔於八荒 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 故云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

平之域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 善曰漢書曰賈捐 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

歸義甘泉賦曰八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良 兼協兮萬國諧

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平故云同文同軌 牛馬被野餘糧棲 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 翰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 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

也行旅草宿閭門不閉言無盜賊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 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



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民相遇

伯所爰毛其長曰爰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如善本如上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銑曰言禮義大

也人有者字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

之諺向曰諺傳言也下無窮人謂百世盡富善曰莊子孔子曰

也知失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百世善本作之一時矣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

百代而有一時也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武

經接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

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良曰山陵

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遷太后楊氏于永安宮黜為庶人母謂惠

帝母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

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安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

胡士舊臣夷滅者數十

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太子太傅說

觀藉二公欲為廢立之事於二

言於太后太后遣謁者李雲收璋付廷尉伏誅舍曰于寶晉紀曰

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主肆殺太宰

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重猛言於后遣

謁者李雲宣詔免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閔伯實沈

之卻歲構銑曰維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

有二子長曰閔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

韜王兄弟歲構卻如閔伯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左氏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閔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

尋干戈以相征討閔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隳戮辱

之禍日有向曰師尹大臣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顛仆墜落

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

謠濟曰趙王倫篡位遷惠帝於金墉城易其號為太上皇時中書令

謠繆播云太史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謠善曰滅榮緒晉



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  
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良曰人不見為德但聞為亂善曰

朝為伊周夕為桀跖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善曰

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

蟲之赴火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

網紀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之赴火矣

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

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下國之紀

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如蟬之赴明火也

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

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善本作解紐濟曰為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

門無結草之固良曰迭更也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言亂人

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攔閔人善曰漢書十六兩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

草以元杜回善曰干寶晉書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

回躡而顛仆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善曰漢書十六兩

徽起兵為亂善曰干寶晉書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

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詐曜百姓以山都民立沈為王石冰

應之石冰略揚州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銑曰劉淵以離

帝失尊山陵無所向曰河洛之都皆為劉曜劉粲所破化成



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善曰：千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

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濟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

才謂不得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爲政也。言晉二在於此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云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

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

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

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韓曰：素，習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散吏，謂無所主當也。善曰：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

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

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

衆，非吳蜀之敵也。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也。

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善曰：脫耒爲兵，裂裳爲

旗，非戰國之器也。向曰：耒，農器也。裳，衣裳也。言脫耒農器爲干戈，裂衣裳爲旗，皆非戰器也。善曰：賈

誼過秦論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

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善

無芥字。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群羊，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爲資，清淨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

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

猶不獲。良曰：劉曜入洛陽殺吳王晏，敬陵王樹其餘官僚，僵尸塗路不可勝數。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

千四百十六



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  
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  
后嬪妃王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翰曰虜獲也辱謂遭戎卒所亂者也善曰孫盛晉陽秋  
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

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

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

傾是其常勢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

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若積水于防燎火

于善本作於字原未嘗暫靜也向曰防隄也燎燒也靜息也善

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

可以爭競擾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古先哲

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

大災而不尸其利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百姓皆知上德之生

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

人以自養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

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鬱北林龍魚之

趣淵澤也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

善曰毛詩曰鷓彼晨風鬱鬱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順

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順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濟曰設禮文以

以威小人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謹

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論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濫也



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

良曰喻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善曰孝經

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威靈審示禍福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

以固之故眾知向方

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知向正道矣

方道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至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

皆樂其生

而哀其死

善曰鴟冠子所謂人者惡死樂生

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

禮小人盡力

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

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岐孟子早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

於家間邪僻銷於曾懷

向曰篤厚也間里門銷除也曾懷心府也善曰廉恥已見上注禮

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

以害義

濟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

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亂之事

乎

良曰干犯也紀綱紀也秦末之時陳勝奮臂天下響應而亂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善曰漢書

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

基廉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

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

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

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是

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

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向曰言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

僻之主哉而不二者蒙先人道德以維持也善曰左氏傳韓厥曰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

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

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

天下善本作命字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良曰姜姓也

也后稷周之祖先播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

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

我蒸民莫匪爾極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之教皆於后

稷而得中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

言反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家室銑曰實是也粟言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大成熟也郃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郃使無變改家室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

成孰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郃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

郃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託

于囊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郃不忍使與關乃弃郃之幽

大雅文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遂不忍關其民裹糧食囊之中弃其餘而去陟則在嶽復

降在原以處其民濟曰陟升也嶽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

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嶽小山別於大山者也以至王

鄭玄曰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

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良

大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姓與戎狄鬪也杖策猶拄杖也善曰莊子曰太王亶父居幽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

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

率善本作帥字西水滸至于歧下翰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率循也滸水涯岐山岐山之



下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也循西水涯濼沮側也謂夏父避狄循濼沮之水而至歧下周民

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銑曰

周人謂公劉所居豳人也昔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於歧如歸市善曰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

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歧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向曰言新

善曰新序曰大王宣父止於歧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毋勞來而安

集之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而集之勞來撫養也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

乃畝良曰慰安止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也特耕曰

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白時耕曰宣以至於王季能

躬其德音翰曰王季大王之子也貌猶繼也王德政

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躬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躬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

君載錫之光善本有也字銑曰克能類善也言能明善為君長

至於文王備詩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

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

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大故其詩曰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昭明也聿遂懷

來也言能恭敬遂來此多福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

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

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尚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善本有



良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芻黃髮老人也言能親力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善曰毛詩行葦序而其後如善本行躬行四教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是也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

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銑曰師傳女師傳用也澣濯洗也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経女

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善本有也字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

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濟曰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又蕭

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

於逸樂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立

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翰曰言文王為

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

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善曰琴操曰崇矣

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

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善曰論語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

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

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

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

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善曰琴操曰崇矣



諸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 向日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也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濟曰禮變謂管

蔡源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 善曰毛詩之月序也 故自后稷

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

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良曰靜安也自后稷之始於安民凡十五王世終

德業至于文王始平之以受命也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 善曰國初

入王康王也克明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 靈王二十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

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終德業至于文王乃受命也十五王體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白蕪羨弗毀命公非高固

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 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

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 善本有也字翰

變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締基本根之遠 善曰潘

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

祭公謀父曰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

其安人 善本作 立政者其揆一也 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

度之一致也揆度也 善曰文質已見上文安人已 今晉之興

也功烈於白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 為焉 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

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哀曰齊王

芳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遣歸蕃于齊太甲立伊

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

亳也亳太甲都也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

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齊王

廢立高貴鄉公驥後舉兵相府誅又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

於車也沖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于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

成王反明君之位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驥驥字士彥齊王廢帝

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

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子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期不暇待三善本作參字分八百之命日也銜曰二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

是其所創其立

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

乏不二之老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

老為宗而黜六經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

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善本作檢字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善曰王隱

行身者以放

濁為通而狹節信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

進仕者

放為夷達王隱曰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恭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是鄙惡善曰鄭玄毛

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

格濟曰望高謂不識是非但望空首曰而已恪謹也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察目以

蘭薰是以目三公以蕭杙之稱標上議以虛談

之名

良曰言時名目三公比蕭然自放杙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正朝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善曰十寶晉紀云言其上之

蕭杙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毋糾邪正皆謂之

俗吏

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也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道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傳云日論

出剋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傳過王隱晉書傳云日論

經禮者謂之俗生說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

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感家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海內重名也

拉夫

文正日吳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其其

黜

全善本作黜黜字以為灰塵而相詬候病矣

向曰噉笑黜候詬也言文王仲山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以為病者善曰尚書曰文

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蕭蕭王仲仲山甫將之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詬也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實情慝奔於貨欲

善本從心字

之塗選者為人擇官

官者為身擇利

濟曰言毀與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慝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趨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而秉鈞當軸之士

身兼官以十數

良曰秉鈞鈞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桓桓覽鹽鐵論曰車丞栢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也

善本無也字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善曰



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

越不拘資次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善曰悠

悠風塵皆奔競之善本育士字向日悠悠遠貌風塵喻穢俗

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善曰孔列官千百無讓賢

之舉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賢人也善曰孫卿子曰子

真著崇讓而莫之省良曰劉定字子真疾時貪競著崇讓論

詩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省崇讓善曰子實西紀曰子雅制九班而不

得用翰曰劉頌為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顧所駁

九班之制裴顧有所駁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銑曰傅長虞為司隸

百僚多不見從善曰孫盛西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其婦女莊

櫛織絰金皆取成於婢僕向曰櫛梳也織維縷縷也書

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與漱櫛絰笄織絰見下句未嘗知女工絲枲胥之業

中饋酒食之事也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

事矣善曰禮記口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絰組紃先

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姑

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

有黷亂上下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

之政媵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

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

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

命曰黷于祭父兄不善本作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



況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身順於今以輔佐君子

者哉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

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況責脩德行以輔

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

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鑿契

籩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

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向曰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被華從之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

教崩弛之所由也善本無也字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

曰于寶晉紀曰阮籍宏察庾純賈允之爭善本作而見

師尹之多僻良曰賈允饗衆官庾純後至允曰君行常居人前

純祖先為五伯充之先為而思故以此言相答也師尹大目也僻不

功而善本無知將帥之不讓翰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

不讓也善曰于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遠

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銑曰悟覺也御史

戎狄疆猶歷世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為患宜及平

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疆猶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

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臨見傳互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邪向曰傳互上書云使天下無復謀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

曰也上嘗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桓靈也曰朕



克已為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入私門以此言則知百官邪僻也善曰于寶晉紀傳立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於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烈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核傳咸之奏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始不若也核傳咸之奏

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齊曰核考也傳咸奏曰臣以貨賂流行良宏深絕魯褒又作錢神論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也善曰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

論左氏傳曰取郟大鼎于宋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

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翰曰平王之時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吳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人歌

陳曰國無王其能久乎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王其能久乎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銑曰范燮以君制道無禮乃使祝宗祈死賈誼上疏云享國家之事可為痛哭者一也善曰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善本作蕩之德臨之哉向者一也

晉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善曰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姤忌姪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其妬忌有孕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姤忌姪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其妬忌有孕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放蕩善本作蕩之德臨之哉向者一也

晉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善曰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姤忌姪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其妬忌有孕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其妬忌有孕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者斬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懷帝承亂

善本無得位羈於疆臣

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羈束也疆臣

謂東海王越也

善曰于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

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

虛名

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王後遷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

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

天下之政既已

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

銑曰去謂去晉室也維謂有成之稱

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

南昌

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

作之合載

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

濟曰望氣者謂占候之人

也豫章郡名

善曰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

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善曰毛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遠望氣能者用事

以愍懷之

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奉於傾覆

翰曰惠帝立愍懷為太子賈后無子廢太子矯詔而殺之武帝子欽

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章度封成都王拜屯騎校尉趙王倫篡逆帝

度謀舉義兵迎天子大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罔驕於士度

攻罔縛於帝前河間王顯欲廢天子立成都王士度與戰遂為顯所

誅言此數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

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醜殺賈后

帝詔諡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

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

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

征連戰敗而走遂誅之

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

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詔豫王熾為皇

太子弟皇帝崩太子弟即位崩諡曰

劉向文

善本作識云滅二王之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王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

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

負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布務事也善曰禮記曰葬葬於蒼括之

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學立四妃美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

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

二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

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

九人周人上法帝學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

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

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

而以時御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教于王之

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女史彤管記功書言過

齊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亦管筆善曰毛詩曰靜女其德彤管

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

殺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良曰保養也四節也所謂養也

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飾行步善曰列女傳曰

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

後直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口交聞如后踰闕必乘

受命也曹大家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

淫其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

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善曰魏文帝

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善曰魏文帝

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之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閨房肅雍險詖

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

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

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儻

濟曰關雎詩國風

過也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未巷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後有少而善本作如字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

南乃得善本得下明按愍帝蓋秦王之善本有也字子得

位於長安善本又有長安字固秦地也銑曰讖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時以

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白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

崩諡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

左丞相善曰于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散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

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

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

辱及身向曰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建也建也豈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也善曰皇極已見上文豈

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引道非道引人

者也善本作乎字濟曰帝天也言豈夫於我懷帝有而心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引道善曰毛詩曰上

帝臨汝無貳爾心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

皇帝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

於東晉也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步自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

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本作女御以

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王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

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

負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布務事也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括之

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學立四妃美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

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

二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

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

九人周人上法帝學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

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

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

而以時御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教于王之

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齊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亦管筆善曰毛詩曰靜女其德彤管

序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

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也所謂養也

以爲法則者而教訓之環珮玉為之以飾行步善曰列女傳曰

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游於琅邪華姬從

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如后踰闕必乘

安車輜軒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立車無軒非敢

淫其色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

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

女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則也善曰魏文帝

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之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閨房肅雍險詖善本作不行者也向曰肅敬雍和也險

之心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

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故康王晚

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僇

濟曰關雎詩國風

過也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未巷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  
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  
之后也宣王嘗夜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及  
珥待罪於水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

### 周室東遷禮序凋敝諸侯僭縱軌制無章

良曰東遷謂平

王東遷洛邑也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  
善曰史記曰平王東徙維也周室微諸侯以彊并弱

### 齊桓有

### 如夫人者六人

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也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  
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如因寺人貂以薦膏  
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  
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 晉獻外戎女為元妃

銑曰晉侯欲以驪姬

為夫人驪姬戎人之女元大也  
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

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  
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墮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  
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 溝屯

向曰五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冢嗣晉驪姬謂太子中生奔於新城自縊也冢長溝遇屯難也 善曰

五子齊武孟等  
冢嗣晉太子也

### 衣裳

齊曰爰於逮尺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失明暗之節 善曰毛詩曰綠

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衣  
黑而黃裳論亂嫡妾之禮也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

### 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

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

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其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

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

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長使  
少使之號焉

###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力之切翰曰漢因秦



號內制皆循理整理也善高祖帷薄不脩孝文在席

無辨銑曰帷薄謂閨房也謂牽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

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得

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

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在席單席然

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自武元之後

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向曰簡少也武武

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好娖娖

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善曰班固漢

婕妤好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

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齊曰言妖麗取幸毀敗王政

及光武中興新雕為朴良曰言斷所雕鏤却為朴素

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

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

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

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

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

慎聘納詳求淑哲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

綵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維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

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

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銑

國新雕為朴

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

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彩女三等並無爵秩

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

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

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

慎聘納詳求淑哲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

綵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維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

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

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銑

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銑



令善闔門限也言后妃之權無沈溺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向  
正前後之弊也 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闔內言不出於闔

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向曰謂因明帝之法編為甲令 善曰如淳漢書注

曰甲令者前 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善曰如淳漢書注

帝第一令 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 雖御已有度而

遺後世豈不美哉 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 防閑未篤 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為防禁不固故

防閑未篤 使後代變有麗也 善曰毛詩序曰魯文公不能防

閑文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 翰曰授與也言章帝之時漸

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 恩隆好合遂忘瀆靈龜自古

雖主幼時難 善本作 王家多豐委成家宰簡求忠

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銑曰好合謂志意合也

天子位也 善曰重器神器也 唯秦芊 爾名 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贏國 向曰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

士取魏女為后燕子立異男弟為昭襄王妻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

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

諸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

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

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

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閻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亡滅 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弼帝崩鄧太后與兄

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  
帝諱宏父長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  
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喜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  
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  
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莫不  
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莫不  
定策帷幄委事父兄貪孩童童以父其政抑明賢



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

臺之上家纓縲紕於囹犴岸之下良曰奔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欠

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謝弼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

見天下纓縲也縲墨索也紕孿也圍犴獄名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

下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紕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空行空欲湮滅連踵傾軛繼路

而赴蹈不息燿爛為期翰曰踵足也軛車轆也連足繼路以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

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燿爛也善曰運命論曰前聖不遠覆車純軌玉隱晉書曰劉裕商貨繼路嵇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其而

見羈則銷燔湯火表於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燿爛也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善曰

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六赫赫

示崩壞似滅之書曰牝雞之旦辰唯家之索言此歎與漢路同一理也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成滅也尚書曰

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烈善本作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

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竝列乎善本作篇濟曰

謂所行之事正號謂嫡后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

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

善本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良曰追尊謂生非

上有則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事之事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別繫系皇后

而追之繼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

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九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重刊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論一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

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擘脩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

銑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



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向曰咸皆

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爲

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濟曰稱爲佐命者亦是有志操才

命立功之士也善曰孝陵書曰其餘佐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

茂績委而勿用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職

序曰申屠蟠英安磊落落潘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善曰謝承後漢書

岳楊肇誅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

焉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水光武深謀若乃王道既衰

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動賢兼序如管隰之

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通善本通上矣

魏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庸動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相先軫

趙表俱晉文之輔善此等之善曰左氏傳寺人

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莒子被廬命趙衰為輔善於先軫杜

預曰先軫晉下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善與扶王室

皆武人崛起善本作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向

翼輔崛起也鬻繒販也販繒謂灌嬰也盜狗屠狗謂樊噲也猾狡也

善曰漢書曰灌嬰唯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

賴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屠狗為或崇以連城之賞或

任以阿衡之地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商平天

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故勢疑則隙生

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醢善本

字不其然乎良曰勢疑謂威武彊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蕭

醢殺也善曰李陵書自茲以降迄善本作乎孝武宰

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菹醢



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壅

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勳官為宰輔搢紳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目贊曰

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銑曰世及謂父子相

承也漢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曰不肯碌碌反抱關乎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

碌碌反抱關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

勝言向曰言懷道德委棄章澤者多也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舍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

知貴其不言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

齊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前漢不任賢能存其直曲之意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驕素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

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

所加不過善本無特進朝請而已良曰寇恂鄧禹耿弇賈復皆光武功臣也

漢大列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而已漢書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

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濼齊

之以刑者乎翰曰言光武政平濼明得刑濼之中善曰濼濼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若格

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者良曰蓋自發問以明

文下直繩則虧恩舊撓善本從情則違廢禁典向

喪傷撓曲也言於公濼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典憲善曰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

以任之何者繩以濼則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傷恩私以恩私則違憲賢參在則群心難塞竝列則其弊未遠

非善本未字千五百四



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遠矣善曰言選德弃功參差雜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弃德並列於朝即趙魏相仍故云未遠

**事相權** 齊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

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有毋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

**故高** 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良曰秩祿允信元大

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瀟言立深瀟責成吏人之職善曰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

**建武** 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

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

名延慶于後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均也寬科謂寬濼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善

曰范曄後漢書郎顯上疏曰懷炎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

高祖悉用蕭曹故八而善本無郭伋亦善本無南

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銑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

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

反也上曰為之奈何良曰此一下取素不快意一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五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

簡天下賢俊不妄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善曰漢書曰上望

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

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妄專用南陽人帝納

之又曰鄭興字少賡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夫崇恩偏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用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

**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

**者不其然乎** 向曰言崇舊恩偏投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善曰班固



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  
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

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

常李通竇融卓茂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 善

穎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

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

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

無其善本無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無次云爾齊

宦者論一首良曰周以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

重故集為傳 作其論云

范蔚宗善曰宦者養也養關人使其看宦人此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論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位則帝座也 善曰仲長子故周禮置

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銑曰備數也謂周禮

守門者中門用奄人為之取所安也 善曰周禮曰寺侍

女宮之戒向曰寺人亦奄屬戒令也 善曰周又云王之

正內者五人濟曰王之正內謂露寢也五人周制之數也 善

也月令仲冬命善本無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良曰

閹官也閭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順冬氣也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

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

及關閉之屬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翰曰

詩篇名巷伯宮中閹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 善曰毛



也小臣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

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銑曰體非全氣謂其

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

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

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然而後世因

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向曰稍漸也言漸廣林能者而用之勃貂名披晉文公立呂卻畏偏

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以難告晉侯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

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

左氏傳曰呂卻畏偏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

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

故使處原杜預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鞞為廢貂上新序曰楚恭王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

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

不見則思然未嘗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有得焉必速遣之賢著庸於秦趙

是著功也庸功也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厚景監以求

報秦者未得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商相如可使及其弊也豎

刁亂齊伊戾禍宋良曰弊惡也齊桓公幸奄人豎刁後桓公

公遣奄人伊戾薄太子痤無寵太子享楚客于郊戾因譖太子將為

亂太子死後事發乃烹伊戾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貂

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韓宋杜預曰寺人內閣官豎

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周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

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

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往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

公徐聞其罪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

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瑄左貂給事殿省翰曰仍乃襲

侍或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官者皆假以貂瑄之飾為天子給使

於殿省之上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

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官者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



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

銑曰謁者官人之官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

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豎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向曰趙談北宮伯子並是閹人善

曰漢文帝時官者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濟曰李延年武帝時官者善同齊注

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

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游燕後庭故用官者非國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游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

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也良同善注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翰曰史游官人為黃門令者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善曰

董巴與服志曰禁門曰黃閣中人主之

其後孔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

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銑曰蕭望之與周堪中尚書官官以為古制君不近

刑人由是與石顯恤後皆遇譖害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道用是穢損帝德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

宐罷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

中興之初宦官

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

向曰調選也他士外人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

至

永平中始置真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

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

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

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摠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

官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

徒對反良曰言和帝

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官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眾謀誅之憝惡也大惡則憲也善曰史記曰景帝



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

主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翰曰鄭衆

有功遷大長秋封鄴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宮卿則大長秋也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也和帝初嘗憲圖作不軌衆遂

首謀誅之以功遷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銑曰迄至也

大長秋封鄴鄉侯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善本

號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增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

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

鄧后以女王臨政而萬機殷遠濟曰鄧后和帝母殷衆

見皇后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下制令不出

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良曰言屬

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不委用刑人以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喜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授公卿乃以

閹人為常侍小手握王爵口含天憲翰曰王爵官柄也天

黃門通命兩宮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

皆出於黃門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

權宜傾擅朝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

之隆善本非復掖庭永巷之役善本閹牖房間善本

之任也銑曰官者本掖庭閹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去非復

建桓之策向曰孫程安帝時為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

之是為順帝曹騰定策立桓帝遷大長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

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

明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

典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

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

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



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濟曰

策封費亭侯大長秋 軍梁冀專國桓帝欲誅之乃命官官單超徐璜具瑗左官唐衡與謀

令誅冀事成同日俱封侯代謂之五侯鉞斧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官河南人唐衡潁川人

恒帝呼超官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

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

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官上蔡侯衡

汝陽侯五人同日 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

封故俗謂之五侯 上下屏氣 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閣官之威皆屏氣而恐 善曰

曰陽球既誅王甫權 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

門聞之莫不屏氣 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

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銑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

之屬自稱同也 善曰 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

伊尹霍光張良陳平 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善本作

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

自曾祖下至玄孫 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若

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 向曰高冠長

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馬長

劔開焉灑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

苴子余切 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 濟曰苴裹

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

此十數人 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

上曰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 府署第館棊 善本作

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 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

紈霧縠之積盈物 刃 珍藏 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



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王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嬌婦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

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良曰嬌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備

備具也綺室綺帳也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嬪嬪御馬杜預曰妃嬪貴者也漢書曰初爰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首樂則歌兒舞女千

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狗馬飾

文土木被緹啼繡翰曰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

狗馬被績刻倭倭侍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緹錦

皆剝割氓黎恣極善本本作萌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加援

引希附權彊者腐善本腐上身熏子以自銜逢銜

氓黎庶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

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形體同於閹人以自銜露而求聞逢

骨以行刑章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同弊相濟故其徒

有弊向曰弊非惡也繁多也敗國蠹政善曰潘元茂九錫文

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

緣間搖亂區夏濟曰蠹亦敗也殫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閹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

其讒言動亂於國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劉駒餘

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雖忠

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良曰憤然

也奮發謂出怒言也孥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因復大考鈎黨轉相

誣誅翰曰考謂捶繫也鈎黨謂鈎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誘而殺

李膺各為鈎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鈎黨諸常侍對曰鈎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九稱善

士莫不離善本作被災毒銑曰離逢彼加也言朝廷稱為

實武何進位崇戚近善曰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乘九服之踴然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

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向曰竇武女立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謀誅中官為官者曹節矯

詔誅武何進奸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與袁紹謀誅中官為官者趙忠所殺戚親踴譚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

運命蓋平極盡也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

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

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雖袁紹龍共行芟夷無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餘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摠盡初袁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誅之善曰范曄後

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段河而死向書曰今子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莫不芟夷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曰良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索紹雖誅閹官之暴而自為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善曰史記伯夷歌曰於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

知其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善曰曹騰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

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善曰大寶龜忽天明命左氏傳曰孫滿曰桀

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

善本作信乎其然矣向曰言始以閹官得位亦以閹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善曰左氏傳曰

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吾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善本有傳字論一首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

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良曰遯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大也善曰易曰

千四百九十八



良下乾上遜豕曰遜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遜也謂公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善是以堯稱則天而不

屈穎陽之高良曰惟大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請屬天下於許由許由逃於穎陽而堯不能屈其志也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武

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於首陽山武王不能屈其清絜清也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取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

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銑曰自茲以降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謂以下事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

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向曰謂迴避迴避也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齊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絜也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然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

江海之上齊曰畎畝謂耕稼之事憔悴則枯槁也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曠者之所好也豈必

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耳故蒙恥之賓

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翰曰黜退也言柳下惠冒取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

且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已以鎮其躁或

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之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  
遇三黜終不弊今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  
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 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

為矣 銑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其去就彼此不能  
相為也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  
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  
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  
為者教習然也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  
沽實其名聲也 善曰論

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  
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積而藏諸椟  
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然而蟬蛻 稅  
啞埃之中自致

寥區之外 齊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寥區之外有如蟬之蛻  
而蛻 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良曰浮利榮華也  
言去嚙俗之人  
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  
於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為之生飾智以驚愚後詐以巧上 荀卿

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 善曰荀卿  
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

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 慈 義憤甚矣 銑曰微  
也 向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  
去之 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温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  
有餘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

勝數 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携持隱遁  
冠縣府門而去 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  
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後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携持而  
去 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

遠也 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慕取也言鳥飛既高弋射者何所  
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 善曰灋言曰鴻飛冥冥弋者  
何慕焉宋袁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孰能繳何所  
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篡誤也 光

見



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翰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善曰

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 旌帛

蒲車之所徵賁

義彼相望於巖中矣 銑曰旌招賢之表

隱之車也徵求賁飾也相望巖中言多也 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

束帛 若薛方逢

江步 萌聘而不肯至

向曰薛方逢萌前漢去官而隱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光武即位徵方方於道病卒徵萌萌乃辭以老老竟以壽

終 善曰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

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日欲守箕山之

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

後漢書曰逢萌字子東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

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

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 嚴光周黨王霸至

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濟曰嚴光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三聘而後至帝與

而不能屈 駕就館看光卧不起帝無其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

政邪良久曰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周黨隱居滎池光武繫徵而至著

短布單衣以見光武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王霸建武中

到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昌竟以病歸守志不屈

善曰范曄後漢書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

善曰

旌帛

銑曰

旌招賢之表

善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善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徵

之俱不就

光武即位

徵方方於

道病卒

徵萌萌乃

辭以老老

竟以壽

終 善曰

漢書曰

言招士或旌以帛

向曰

薛方逢萌前漢

去官而隱

王莽時



疾乞骸骨任隗舉高鳳直言為將作大匠後託病歸隱身漁釣終於家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

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善本無羞字向曰稍漸也邪孽謂亂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濟曰高抗憤怒而不回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善曰論語

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作及字同夫作者

列之此篇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未七人列於此篇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善曰莊子頽向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矜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句成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敘文章利害是非焉善曰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直小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善愠分情鏡曰靈異也言人稟天地而生靈於萬物漢書曰九人含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迭更愠恨也善曰漢

詠外發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又曰情發於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

什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

謂之音

什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詩之風雅每十篇同

聲聲成文



卷故云什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  
說者六詩每十篇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  
同卷故曰什也

理庶或 善本作 異 良曰虞舜夏禹也觀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  
或無 善曰虞書  
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歌已前不見歌  
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性有短長然則歌詠所興宜

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古已有樂則知歌  
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然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 善曰  
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屬

平宋玉道守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銑  
善曰宋玉道守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銑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向曰美  
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向曰美  
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也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  
善曰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

楊斑崔蔡之徒 濟曰愈益也揚雄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

異軌同奔迺相 雖清辭  
善曰異軌同奔迺相 雖清辭

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索氣固亦多矣 翰曰言文  
章清麗之

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銑曰艷美也言張平子文章  
之天無能繼其音響也 善曰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共田盛藻  
善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共田盛藻



懷也 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

及天其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

帝為魏太祖文帝為魏列祖也 甫乃以情緯物 善本無 以文被

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 甫乃以情緯物 善本無 以文被

質 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 善 自漢至

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

似之三言二斑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

為體良曰二斑謂叔皮子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

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

原 善本作 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良曰擅專也 映照也原

也漢魏以來才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善曰續

晉陽秋曰白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

百家之言騷流即風流已 徒以公員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是上文質雅曰祖漢也

鏡曰徒但詭變也言祖述雖同但以當具好者 降及元康潘陸

異故隨製作而變 善曰說文曰詭變也

特秀 獨也 善曰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

潘陸之徒有文 律異斑賈體變曹王綰旨星稠繁文

賈而宗師不異 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斑固賈詡曹植王粲也綰繁飾

綺合 也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 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

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安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 綴平臺

善本無

以文被

自漢至

以氣質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以風騷



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

善八作

此

銑曰之道崩盛也此下謂老子

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也善曰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

于義熙歷載將百

也

向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載年善曰建武晉閔帝年號義熙晉安帝

號雖比響晉聯辭波屬雲委

多也

善曰谷賓戲曰馳

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

玄珠

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者皆寄託於此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老

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

麗之辭無聞焉耳

也

善本作尔字翰曰適猶美也言皆寄託

善曰麗公羊傳曰紅

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大變

太元之氣

銑曰仲文殷仲文年號也係綽許詢以佳老為宗作

氣而復舊體謝混字叔源善曰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

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

爰逮宋氏

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

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竝軌迹範濃昆嗣也善曰

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濶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夫敷衽論心尚惟前藻

濟曰衽襟也惟略也言布襟論心尚惟前人文藻之妙善曰楚辭

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濶為此歌

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

宣八音協暢

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善曰文賦曰暨音聲之迭

代若五色之相宣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翰曰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



善曰周易曰象其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銑曰宮為物宜是故謂之象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銑曰宮為物宜是故謂之象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

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制善本作諷高歷賞濟曰先上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

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

篇濟曰函京之作謂曹植詩云從軍度函谷灞岸之篇謂王粲詩云

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子荆零雨之章正長胡風之

句良曰孫楚字子荆零雨之章謂晨風飄路歧零雨被秋草是也王

辰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直舉骨情非傍詩史雜詩曰朔風動秋草

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韓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銑曰靈均屈原字

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銑曰稍漸也此秘

也見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

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

潘陸顏謝去之彌遠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西岳陸機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

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

誤也不然謂不如此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翰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



而非才能故約著  
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以  
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善本作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

之則為小人銑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

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向曰呂望初為周師於朝歌市後釣魚

於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傳巖之溪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

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善曰尉繚子曰太公望

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出尚以漁釣好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

曰呂尚之遇之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於天下諒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善曰尚書曰明敷厥

是與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指陋也言殷周之聖明舉暗陋之逮

乎善本作于字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系世農夫伯始致

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翰曰建及

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遷僕

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鑿乃鑿瘠牛疾之人

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灑雅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

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

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

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善本作士字且仕善本作子居朝咸有職業雖

七葉珥二貂見崇西漢銑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而侍中身奉奏事又



大出則負墾小出則驟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劔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吏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竝逐才而

用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非若晚代**

**分為二塗者也** 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雜用故云二塗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

職庶族不涉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

**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翰曰魏武音曹操也倉卒

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籍之子孫也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大王肇基王迹

子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因此相沿遂為成濼自魏至晉莫之**

**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 銑曰沿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

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郡都正魏置之以選人材之優劣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鑿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

目州置州都而摠其義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

**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駕御也善曰

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

**事俯仰** 濟曰言州郡都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至之事而高下也善曰言法壞

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

**品無賤族者也** 濟曰劉毅上疏論九品之弊曰今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此言勢族不居下品寒

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

非二品良曰訛偽也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自此以還

遂成卑庶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為卑庶也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

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左傳曰僕呂臺臺呂隸皆人賤品也參差不齊

魏晉以來以貴善曰高下人不齊而為等級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役賤士庶之科較學然有辨銑曰較明辨別也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烏到絕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與不鬱陶而思君考

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閹之任君之門以九重善曰楚詞曰豈

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階閹謂卿士道殊也階階閹門也任謂用閹官為之善曰論語曾子曰蔓豆之事則

既而恩以狎生信由因固無可憚之姿有

存有司

易親之色孝建秦始皇威獨運良曰狎習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

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孝建宋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也運用也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

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明帝年號

通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

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賤姑

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

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犇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

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犇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

於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

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為

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楚宣王謂羣臣曰北方而畏昭奚恤何也江乙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天帝命我長諸百獸今子食我是違天帝若不信我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之虎乃與俱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已以為畏狐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取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外無逼主之嫌內有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寤**善本作**挾樹朋黨**

**政以賄成**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賄工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善曰鈇鉞斧也瘡痍喻讒譖成瑕疵也第第也言倖巨構

**之曲**善曰鈇鉞斧也瘡痍喻讒譖成瑕疵也第第也言倖巨構瑕於宮典於寶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也善曰西京賦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善曰

**南金北毛**善曰

**至皆兼兩**音亮銑曰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善曰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封外祖

**宗晚運慮經盛衰**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朝

**權倖之徒惛達宗戚**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朝

**及太**

**宗晚運慮經盛衰**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朝

**權倖之徒惛達宗戚**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朝

**下**善曰

**來悉方艚**善曰

**素練丹珀**善曰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善曰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封外祖

**宗晚運慮經盛衰**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朝

**權倖之徒惛達宗戚**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朝

**及太**

**宗晚運慮經盛衰**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朝

**權倖之徒惛達宗戚**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朝



屬皆畏懼 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

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子小反翰曰幼主謂明帝

謂滅之也 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

此 銑曰忘廢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實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

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

以為恩倖篇云 帝道揆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濟曰固脩漢書自作

述高紀第一 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後翰曰

列類於後者亦猶毛詩之例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

武 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曰神伐無不剋曰武 項岱曰聽於無聞

善曰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誅之是綱漏也高祖因之而起也 項岱曰秦重欲殘人天下叛之

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向曰

也高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

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 善曰漢書曰高

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

驅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

公旗幟 粵 於 蹈秦郊嬰來稽首 濟曰粵始蹈履也嬰謂秦

比自赤 王子嬰也稽首謂降於漢



善曰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軹道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良曰  
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濫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紀綱

紀也善曰周湯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  
父老曰與老父約灋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

應天順民五星  
合善本作  
善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

野王星所生其下以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  
銑曰項氏項羽

言羽初與高祖約先入關中者王關中後羽反易背約黜高祖於巴  
漢之地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章

昭曰畔換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

戰之上皆憤怨於羽也善曰尚書曰湯矣西土之  
人又曰惟宅厥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

乘豐  
善曰

而運席卷三秦  
濟曰豐隙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  
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

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善曰  
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豐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

各爭恣忘漢書曰韓侯陳三秦易井之計應劭曰章邯  
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

山保此懷民  
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

歸者能保又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地  
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善曰

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  
善曰

牙信布腹心良平  
銑曰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

子王之爪牙又曰剋剋武夫公侯腹心  
善曰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

恭行天罰赫赫明  
明向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貌善曰

明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濟曰皇皇華色盛也有光光  
明也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



闡恣趙朝政在王翰曰闡闡宮中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舅王鳳善曰闡闡闡門之內也門內恣

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亦善本作允不陽

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蔽飛鸞外委王鳳信不得陽明陽明也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身墜於王鳳等信不得陽

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向曰隸賤徒侶也韓信本家貧常寄食下鄉亭長故云餓隸英布少時有

相者謂之曰當刑而王及壯被黥布欣然曰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墨刑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

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黥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亦苟善本作狗字盜芮尹江湖濟曰彭越置鉅野澤中苟且為盜人心尹正也善曰漢書曰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呂

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其

制淮梁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驤化為疾王割有齊楚善曰韓信初

為齊王後楚王黥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縮自同開胡鎮我北疆翰曰盧縮與高祖封縮為燕王北疆謂燕也應劭曰開音汗南

楚汝沛名里門曰開善曰縮為燕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

祚惟殃銑曰祚福也言縮德薄而居尊位非為福乃為殃咎也謂與陳希有反狀亡入匈奴也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

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向曰克能也言吳芮能為

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善曰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也移



國謂兼國而盜也。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九縣颺迴三

精布曜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弄笑。良曰九縣九州也。三精日月星也。颺迴謂振動不安。霧塞

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善曰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

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衆星。民猷淫詐神思反德大

善本作。祖誕命靈貺自甄。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思復漢

世字。神靈賜福祿而自成也。甄成也。善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沈

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沈

機先。善本作。物深略緯天。銑曰沈深機微略濫也。言謀策先

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

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野高旗彗。沒雲。向曰劉聖公以光武為偏將軍保昆陽王莽

犀象之屬。圍光武十重。光武擊之。斬首數千。殺遂。殺王尋。長轂雷

車也。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佛也。此言尋邑之盛也。善曰漢書

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邑。將軍。百萬。旌旗。輜車。千里。

不。彗。彗。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光。武。十。重。光。武。擊。之。斬。首。數。千。殺。遂。殺。王。尋。長。轂。雷。車。也。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彗。佛。也。此。言。尋。邑。之。盛。也。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守。守。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邑。將。軍。百。萬。旌。旗。輜。車。千。里。

振新都自焚。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

云白焚。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

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向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度

劉庸代紛紜。不趙。良曰凌劉殺也。庸蜀也。謂公孫述也。代燕

子者。王郎稱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梁王劉永擅命。雖陽自稱天

劉永擅命。雖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上者。王郎為天子。都

邯鄲。又曰彭寵自立。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翰曰三河三川

為燕王代。即燕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翰曰三河三川

關謂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未銷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善曰三

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

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神旌乃顧。遞



道

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謂天

下太平

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

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

靈慶既啓人謀咸贊

靈神慶福啓開咸皆贊助也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善曰靈慶

謂天府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以謀謂衆議西都

賓曰天啓之謀

明明廟謀剋剋雄斷於鳥赫有命系我

心人其志之謀

隆

皇本

漢

良曰廟謀謂廟筭也剋剋武貌於歎美辭也赫有命

揚雄連珠曰兼聰獨斷聖王之漢也毛詩曰有

命曰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





